品读古诗词中的长城

■于永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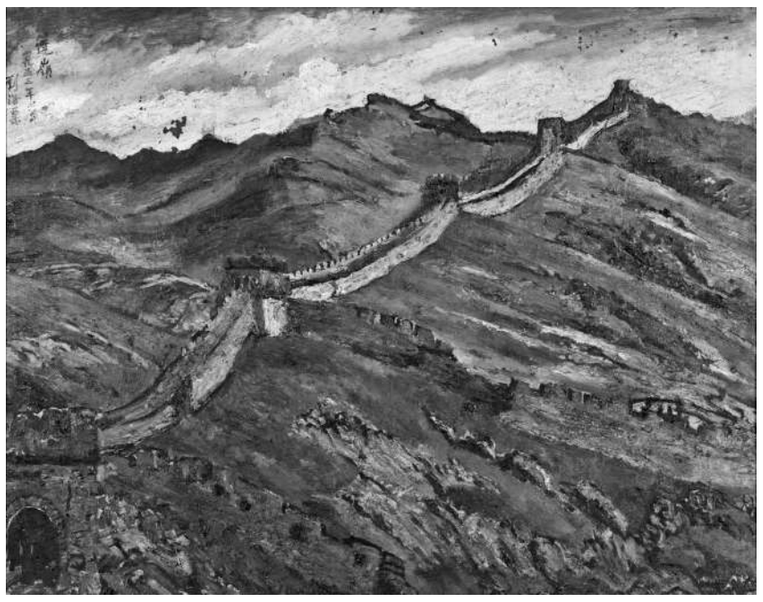
阅读时光

蜿蜒雄伟的万里长城，是古代军事工程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华文化艺术的摇篮。千百年来，文学家们用诗词讴歌长城，写出了许多堪与长城故事、长城绘画艺术相映成辉的吟唱。作为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些诗既是今人欣赏边塞风光的向导，也是塑造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品读这些诗，感悟蕴含其中的长城情结、爱国情愫，一种自我砥砺的壮怀不觉涌上心头。

长城的本质是防御。它是冷兵器时代的建筑奇观和军事创举。唐代汪遵的《长城》诗赞说：“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李益的《登长城》云：“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在诗人笔下，长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清代林则徐在《出嘉峪关感赋》中写道：“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作品既描绘了嘉峪关的壮观景象，又肯定了其重要关隘地位。

屹立于长城上的敌台、用于传递军情的烽火台、作为边境出入口的关隘等，在险峰巍巍的群山中，在孤烟直扬的大漠上，如同一尊尊守护神，凛然不可侵犯。唐代李颀的《塞下曲》写雁门关：“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千骑黑貂裘，皆称羽林子。”作品着力渲染了羽林军出场的景观，一个“黑”字彰显了羽林军威风凛凛的气势。唐龙的《秋日出塞》，用“青霄横杀气，白日振军声。野阔千营肃，秋高万马鸣”的诗句，写出了明军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雄风。名将戚继光曾驻守山海关（又称榆关）16年。他在《和徐使君秋日建昌闻警，得“戎”字》中写道：“前驱皆大将，列阵尽元戎。夜出榆关外，朝看朔漠空。”

长城有着坚韧的内蕴。“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阴山日不暮，长城风自凄”（戴嵩《从军行》）。在魏晋南北朝诗人笔下，长城呈现着边塞特有的景象，是苦寒之地的象征，诗人对戍边人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到了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涉足边塞，写下大量反映边疆生活和战争的诗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二首》）“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崔颢《赠王威古》）“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在这些诗人的笔下，边关的荒凉、萧条、孤远已不是哀怨，而是表现长城坚韧阳刚、雄伟壮丽的元素符号。特别是王昌龄的《出塞二首》，在抒发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感慨后，又壮怀激烈地写道：“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那新跨白玉鞍宝马的将士，那激烈战斗后的清寒月光，那还在旷野里震荡回响的城头战鼓，那血迹尚未干凝的宝刀，都浸染了诗人的志向和对祖国边疆的热爱。



八达岭长城（油画） 刘海粟作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藏

长城烙印着深沉的爱国情怀。长城记载着中华民族曾经山河破碎的仇与恨，见证着血战沙场豪杰志士的刀光剑影，是千千万万戍边将士的化身。千百年来，诗人们在抒发“国难倚长城”（皎然《奉送袁高使君诏征赴行在，效曹刘体》）“恩威作长城”（姚合《送邢郎中赴太原》）“唇齿赖长城”（高适《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的感情中，把守卫长城作为神圣职责深情讴歌。《雁门太守行》是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诗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不仅写出了将士誓死报效国家的决心，也表现了雁门关的独特魅力。还有诗人王昌龄的组诗《从军行》，既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誓言，又有“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的破虏捷报。这些炽热的诗句，抒发了唐人安边靖国、奋勇杀敌的壮志，是其爱国情怀的自然流露。

长城与英雄品格交相辉映。“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题材诗歌总是以特有的方式向世人言说着英雄的精神品格。高适在《蓟门行五首》中，用“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作映照，歌颂了将士不畏强敌、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崔颢在《赠王威古》中，用“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让一位长年戍边、保家卫国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高度赞扬“万里西击胡”的李副使：“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清代思想家魏源在《居庸关》中写道：“读史筹边二十年，撑胸影子是山川。梦回汉使旄头外，心在秦时明月先”，表达了捍卫祖国边疆的坚强决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贺知章的《送人之军》，在写下“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之依依不舍的同时，以“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作结论，赞扬了万里长城抵御外敌的作用，称颂将士们戍守边关的功劳，字里行间充沛着保家卫国、抗击外侮的浩然正气。

长城是在和平的愿望下修建的，守卫长城的意义是保卫和平。高适在《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中，就畅想过“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的景象，盼望边疆变为百姓“打渔砍柴”的和平生活之地。事实上，古代因有了长城的存在，战争的数量得以减少、规模得以减小。崔颢有首《雁门胡人歌》，形象描写了和平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安乐生活：“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这首诗别开生面地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期盼和平、憧憬边疆没有战火的生活。由此可见，千百年来，长城一直是和平的象征。守望和平、追求国泰民安，是长城题材诗歌的永恒主题，承载着诗人们镌刻在长城上的文化理想。品读长城题材诗歌，让我们更加真切理解历史留给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的这笔宝贵精神财富。

艺术舞台

江山千里 文脉春秋

■程 华

北宋王希孟所绘《千里江山图》，因意境雄浑壮阔、气势恢宏超拔、技法工细精到，被后世誉为中国传世名画之一。

2021年8月，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以下简称《只此青绿》），首登国家大剧院舞台，赋予这幅青绿山水名作新的审美意涵。

一幅古画，如何转换成舞蹈艺术形式？一个写意性题材，如何用舞蹈语汇来呈现？现场观剧后，我心里的疑问有了答案。

相对而言，“讲”故事从来不是舞剧的强项。以《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更不可能以强烈的戏剧冲突来呈现内容。基于此，主创团队采用“弱叙事、强意蕴”的表达手法，以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设置一位当代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为“展卷人”，由他穿越千年回到北宋，回到18岁画家王希孟与一众传统手艺人身边，通过“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7个篇章，以优美舞姿共同“讲述”了这幅千古名画来之不易的创作过程。

在以当代视角讲述传统故事的同时，创作团队始终以情感为逻辑主线来叙事，用情节设计抵达人物灵魂深处，令观众产生强烈心理共鸣，从而与少年画家同喜同悲、歌哭与共。

据美术界专家研究发现，《千里江山图》经历了水墨描底、上赭石色、加由绿松石和孔雀石所制石绿、上青色等多道专业而繁复的工序。研习、构思、观摩、采风、落笔……在线条与色彩的世界里，有少年画家意气风发的天真随性，有“数以画献，未甚工”的失魂无助，有灵感迸发泼墨挥就的喜极而泣。

《只此青绿》将充沛的情感通过扎实的逻辑构建融于作品中，令以王希孟为代表的所有角色真正“立”起来，并通过各章节将剧情步步推向高潮。第七幕“入画”：明月朗照，剧中代表山水符号和灵感意象的“青绿”翩然而至，少年画家豁然开朗如有神助，勾皴点染似行云流水，胸中丘壑自笔下拔地而起，千里江山徐徐入画。待最后一笔落下，少年悲喜交集、热泪奔涌，寂然转身隐于舞台深处……

全剧结尾，展厅内，展卷人与少年画家立于画卷两端遥遥对视，随后一个深鞠一躬，一个作揖致礼。那是现代人对于古老文明的理解与敬仰，是古人对于后世珍惜与守护的欣慰。那种穿越千年、贯通古今的深情，让人不由得感动落泪。

《只此青绿》在以现实主义立场回望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千里江山图》的解读并未止步于个人创作层面，而是贯之以鲜明的人民性与时代性。全剧每个章节均大量着墨于鲜为人知的篆刻匠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制墨人及其劳作过程……北宋的织绢、制笔、制墨等工艺已达高峰，《千里江山图》成品耗用整绢一匹，设色所用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造价极高。正因众工匠一流的技艺、穷一生工一事的坚持，才有了王希孟能够自由挥毫的物质基础，才有了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的《千里江山图》。而以展卷人为代表的现代文物保护工作者们，矢志不渝接力守护中华传统精粹，传承千年宝贵文脉，何尝不是“青绿”山河的守护人？

于是，少年与展卷人、工匠们的互动有了深邃的意味，以文字投影呈现的众人对少年画家的嘱托也格外动人——

展卷人：我知道终有一天，这幅画也会和与它相遇过的人们一样，随时光远去，但有我辈守护一日，这一天便将晚来一日。

织绢人：而今此绢交予你，以此刻为凭，从前是我等心血织就，往后便看你如何执笔。

磨石人：光阴一半在脚下，一半在耳边。少一步，无千年之石；多一杵，无千年之色。少年，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

正如少年画家的无声独白：“此画，与天地众人共绘，往来者，但见青绿足矣。”字字珠玑，撼人心魄。是的，真正美的东西总是打动人心的。而美的背后是无数人的支撑、保护与传承，他们同样值得被看见、被铭记、被赞许。

作为具有独特审美定位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凭借充满意象之美、意蕴之妙的舞台呈现，兼具传统美学形态和现代感的多媒体运用，让一幅古画“活”起来、“动”起来，呈现出一台如诗如画的视听盛宴。

让人印象尤深的当属“青绿”。作为全剧诗化意象的“青绿”，其具象化的形象是一位乃至一群发髻高挽、身着青绿衣裙的舞者。在“寻石”等章节中，少年画家与“青绿”数次失之交臂，隐喻创作灵感的可遇不可求。在他冥思苦寻之际，一段写意的“青绿”群舞，将《千里江山图》中最典型的视觉形象演绎得荡气回肠。

化人为山、以人喻水，山与水都“活”了。一众舞者盘起的高髻似孤峰凌立，翻飞的长袖如行云流水。静待、望月、垂思、独步、险峰、卧石……舞者的各种造型动作既勾勒出岁月变迁中山石的峻嶒嵯峨，又幻化出日月轮回中河湖的烟波浩渺。“入画”章节中，众“青绿”缓缓走向少年，或坐、或卧、或倚、或立，化为白绢之上、少年笔下雄阔的壮丽山河。背景大屏上，《千里江山图》璀璨夺目，光耀千年。此时此际，古今相通、虚实交叠，时空回环、心灵交汇。

2022年，“青绿”群舞段落亮相中央电视台春晚舞台。一抹青绿，传递着含蓄大气的东方美学韵味、淡雅朗阔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只此青绿》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扶持作品，自首演至今，已在全国许多城市巡演数百场并荣获了第十七届“文华奖”。

在人们审美选择日益多元化的当下，文艺工作者更应将创作之根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以真挚的情怀与出色的艺术造诣实现对古典艺术的当代表达，让中国故事深入观众的心灵。在这方面，《只此青绿》无疑做出了成功的尝试。

《只此青绿》，何止青绿。

阅 图

出 击

■摄影 李 峰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官兵战术训练时的场景。作者采用广角镜头，运用小光圈、低速快门、动静结合的拍摄手法，展现了官兵刻苦训练、敢打敢拼的过硬作风。

（点评：**黄辛舟**）

迷彩青春

凤凰花开

■张 智

连队搬进小楼暂住，打开窗，一枝凤凰花从窗口探进来。鲜红的花瓣绚丽绽放，花蕊纤细挺立，仿佛在红毯上舞动着芭蕾，急切地欢迎阔别的老友。小楼是一栋单排二层黄色小楼，楼前临着营区主道，路两侧大树参天、绿意盎然。楼后一株凤凰树像一把撑满的巨伞高过楼顶，鲜红的花朵开成簇，绘在绿油油的伞面上。雨后的花瓣落在地面上、训练器材上，有时也落在汗水浸透军装的年轻战士身上，为营院平添了几分柔情。

这栋小楼以前是军工厂的宿舍，楼后是一座四合小院。那时，部队刚调整组建，营房紧张，连队暂住在军工厂废弃的工房里，晴天时床铺被太阳烤得滚烫；雨天时雨水经常灌进工房，遇到台风天气更是要随时准备转移。

后来，军工厂搬离营区，原工厂营房全部移交部队。连队也正式进入小楼并开始清理。楼后有很多树，榔树粗壮的枝干立在院子中央，枯朽的叶片从顶部倒垂到地上；小叶榕的根系钻进地里，落叶在小院铺了一层又一层；三角梅从墙角爬满东侧板房的屋顶，杂草杂树在院子里胡乱生长，看得官兵直皱眉头。

官兵决心把后院全部清理出来，规划出体能训练区、晾晒区、洗漱区等功能区域。大家兴致很高，纷纷化身“设计师”，畅想着搬进新家后的生活。楼后的院子是重点，最难啃的莫过于东侧一大一小两棵榕树，树干根系粗壮发达，树枝遮天蔽日盖过小楼和板房，枯枝败叶铺满屋顶。

值班员分好工，大家摩拳擦掌立刻行动。党员骨干手持油锯、腰系保护绳上树，年轻的战士在树下配合，大家从上往下一点点修剪枝条，再小心翼翼地递下来，等到清理完毕，小院终于焕然一新。多年淤积的苔藓被铲尽，水泥铺就的灰色地面显露出来，棕黄的土地在阳光下蒸腾着水汽，堆砌一旁的草木散发出独特清香。

唯独这株凤凰树，因为花开得火红鲜艳，与这火热的军营相得益彰，让官兵难以下手。“别动，别动……这哪是花呀？这是我盛开的红色青春！”有战士说笑着抱住树干不撒手。就这样，凤凰树被战士们保留了下来，整理一新的小院也多了一抹亮色。

连队住进了“新楼”，再也不用担心天气晴雨。小院因为独特的环境，深受官兵喜爱。在这株凤凰树下，大家立起卧推、单双杠等器材，组织体能、格斗等训练；教育课时，大家在树下思考、讨论；休息时，三五战友抱上一把吉他坐在树下，就能和声高歌一曲。

无论白天黑夜、晴天雨天，这株凤凰树都笑意盈盈地努力盛开着，与官兵一道庆祝收获的喜悦，也抚慰经历挫折后的忧伤。在这里，弥漫过军营烧烤的清香、深藏过月下谈心的秘密，也浸润过年轻战士的泪水、汗水……

初秋时节，连队迎来了喜事——5名战士被军校录取。即将奔赴新的征程，战士沈天泓来到树下，小心翼翼拾起一朵凤凰花，晾晒、压制、过塑，制成一枚小小的书签，放在收拾好的行囊里。前年，高考后的失落一度让他对未来感到迷茫。来到部队后，军营里的人和事就像这凤凰花，一朵一朵在他的生命里绽放。他说，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像这凤凰花一样，永远热烈、永远迸发着激情。

一年后，连队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标准化营房，那栋小楼被用作集训队临时用房。从此，小楼更加热闹，来这里集训的战士们换了一茬又一茬。在这里，诞生过享誉军营的狙击手、勇敢无畏的伞降队员、搏击赛场的尖兵勇士……一批批年轻的战士在凤凰树下挥洒着青春和汗水，与这火红的凤凰花一起，在军营热烈绽放。

兵 漫

磨砺尖兵（速写）

■徐金鑫 图/文

受领任务，士气高昂。

占领阵地，夺点控位。

快速机动，交替掩进。

号角响起，发起进攻。